

不敢忘记

□黄步千

芬芳
一叶

清末状元张謇回乡之后,为乡里百姓造福,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新理念,通城好多寺庙、庵堂、道观都纷纷办起学校,大王庙小学、拱山庵小学、观音堂小学、三元宫小学、福善居小学……扳着指数,都数不过来。

西门的福善居算不上大,也不算小。吉住持将它一分为二:把北半并朝东另外开一扇门,依旧晨钟暮鼓、烟火袅袅,仍为居士活动场所。把南半并两排瓦屋改成叨学堂,仍由老南大门进出。大门外有一片河滩,正好就成叨操场。当然只能做做操、踢踢毽子、跳跳绳、拔拔河、闻闻大奎家飘过来的做糖的香甜味。1950年、1951年我曾在福善居上过学,还为抗美援朝捐献过飞机大炮——是外公给我买铅笔的三分钱。

当时学校里只有三个女先生:一个姓宣,头后挽个发髻,上唇上有一粒赤豆痣,和谁说话都带着笑,那粒赤豆痣格外耀眼。她唱的歌很好听,我们跟她学会叨“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如梭穿”“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是一校之长,主要是跑脚跟找行会、商会、大款募集办学经费。我、年侯、培侯、艺儿、坤侯家都是特困户,缴不起学费,她都给免叨,而且我连书簿费也免叨。我奶奶激动得含着泪朝她连连作揖。

另一个姓陈,头发已经半白叨还烫发、抹油,但脸颊上颧骨过于突起,像只老番瓜,一看她十个指甲,九十个是灰指甲,就晓得她教书有年代叨。她教一到四年级的语文和作文(福善居小学是复式教学)。她的板书很齐整润眼,有一次她在给四年级讲语文,我们二年级自己写大楷,我居然仿着她的板书在大楷簿上写叨几个字。第二天,艺儿找到我说:“陈先生叫你,她在办公室里等你。”走到办公室门口,想起她的榉木戒尺,我有一点害怕叨,没敢进去。陈先生在里面朝我喊:“进来!还要我出来迎吗?”我硬着头走进去叨。她佯着脸说:“你不想上学叨,是吗?一点规矩都没有叨,谁让你在�大楷簿上乱写的?”我不敢看她,心想我只有等着“吃”戒尺叨。没想到陈先生另外拿叨一本大楷簿子给我说:“作业簿就是作业簿,不许乱写!你想学写字就好好学吧,但要把昨天的作业重做交来!”

还有一个姓张,不过二十出头吧,瘦瘦小小的、脸色焦黄的,她大概不会笑,我没看见她笑过。她的头发不长,风一吹飘起来,像鸭子张叨翅膀,年侯背地里就叫她“鸭翅膀”。她的穿着也不讲究,不是黑的就是老蓝的。她来来去去总拎着一只装满作业本的木柄蓝布包,像个五四运动中走来的学生。她教一到四年级的算术。过叨几年,我才听说她的爱人为保家卫国到朝鲜去打仗牺牲叨。那些日子里,她的心在哭泣、在流血,也曾有过削发为尼的念头。可是面对我们这一群嗷嗷待哺的学生,看到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通城,她掂出叨自己肩头所担当的分量,才硬挺过来的。

前些年,有几个老同学去贺她九十大寿,她听说艺儿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坤侯已是硕士生导师、年侯在航天部门搞设计……她啊,一脸的灿烂,居然端起叨酒杯……现在这三位先生已相继作古叨,但我是不会、不该,也不敢忘记她们的。你说呢?



胜利沙岛

薛冯

玉兰
一瓣

手擀面

□何晓燕

长这么大不记得擀过几次面,没有经验,也没有面和水的科学比例,一切都想当然。基本认知是想面硬,水就要少,所以,对我来说,和面揉面团是力气活儿。妈妈看我笨手笨脚的模样,说:“有二三十年没擀面了,我来擀吧。”

妈妈束着围裙接过未成形的面胚站到桌边,而我坐到桌旁椅子上。忽然眼睛就有些蒙眬,人到中年还有妈妈擀面给我吃,这是何等幸福!

自我结婚后,没机会看过妈妈擀面,许是如她所说这20多年她没擀过面。但架势一摆,明显妈妈有基本功,三揉两揉,一个漂亮面团呈现眼前。面团光滑,光滑得像我记忆中儿时的天空。天空一碧如洗,干净得空气充盈在广阔的田野,穿红格子外套的小女孩贪婪地呼吸着、蹒跚地跟在年轻母亲的身后,泥土的芳香袭来,亦如此刻妈妈擀面杖下面团渐渐舒展的芳香。

沉浸在温柔的面卷面舒中,听面饼砸在桌上均匀的“啪嗒”声,面饼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终成一块大大的面皮。妈妈拿来竹制砧板,在砧板上把面皮折叠,一正一反、一层一层,堆高叠厚。少年的重峦叠嶂蜂拥而至。连绵山峦下果树飘香、泉水清澈,那些山枣、核桃,那些泉水围绕,石上捣衣还有鹅儿相奔、默诵《鹿柴》的岁月在记忆中流连。手起刀落,叠好的面皮一条条分离,最初的面粉成就了最后的面条。

妈妈将切好的面条用手抓起来,这个我会,赶忙上去帮忙。抓起切好的面条,抖落擀面过程中留在面条上的干粉,为的是煮面时面汤不浑浊。妈妈颇为遗憾:“手艺生疏了,擀面厚薄不匀、切面宽窄不匀。”两手牵着一根长长的面条,我说:“妈妈擀的不知比我好多少倍!何况,面疙瘩我也吃得下去!”

墙角还有几斤面粉,听我这么说它们也不知是高兴还是生气,我把多余的面粉倒回袋中时,它们竟然不安分地纷纷扬扬起来。哈哈,我不管,我只要今晚妈妈的手擀面!

中年书(组诗)

□邢晔

孤独

清晨,我忽然走进一本书。一直想看却不曾翻读,像不敢细究的旧梦像历尽沧桑的传奇,偶尔被人提起却总被浮尘遮蔽,那马蹄走不过的错误

有一种魔幻,名字与真相都是现实此刻,我看见自己站在对面,欲言又止看见一个陌生人藏在我松弛的皮肤后朝前伸出手臂,却伸不出颤抖的手指

我看见他啜着,发出一两声莫名的嘟囔隔着一面玻璃,他和我相互成为下坠的镜像。当我离去,转头看见他仓皇的回望

清晨,我走进一本没有打开的书那是来自深夜的记录。意外,或宿命一生没有百年,却生长着横穿世纪的孤独
2022.5.23

昏沉

早已无法望远,也看不清自己的掌纹甚至感觉不到身体深处渗出的疼却清晰地看见自己,走入茫茫迷雾那充斥天地的泥沼,那灰扑扑的红尘

不敢多情许多年,以为伤不了的离别以为躲得开的余恨,如嶙峋的绝壁戳在眼前,如一个暗黑的结局分岔的命运,等待删削谁的残生

你端详着曾经盟誓的女人,寻找那根旧年的红绳。你注视着曾经吞咽过血肉的女人,却再也听不见童年的呼喊声声

你看见自己走在风中,而风是飘动的陷阱把时间围困。你无力嘀咕:有没有什么可以撑起眼皮,撑起日子,撑起零落的灵魂
2022.5.25

又见茶花红

□黄延滔

又见茶花红
一朵朵,一树树
向阳,向上
如火似霞,缀满芬芳
带着温婉的妩媚
有血一样的热度和颜色
穿越,张扬,回望
染红了山头,丰腴了瘦水

四季光影绰绰

选择

如果能够选择,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停在这一刻。这个浑身湿透的中年男人伸不出僵直的手,拉起激流中的溺水者他最多只能救出一个,可水里,还有一个

如果能够选择,他一定会命令自己唱起那首歌。一切安稳的日子,都是用黄金的声音咏唱,而穷愁的岁月平平仄仄,浪漫成一条只能远望的断流河

如果能够选择,他一定会榨干青春所有的骨髓。甚至,抽出所有的肋骨塑造一个坚韧的女人,泼洒满身的血色

唯一的选择,就是挺住,绝不选择没有一个亲人可以放弃!他拼命向前假如世界崩塌,他要最后倒下的一个
2022.5.25

真相

生命早就过了一半,经不起思量也容不下想象。那些青春、爱情与理想留在过去,作为侥幸又残破的遗迹栖息一下突然涌来的,怀念,或向往

失联多年的朋友,出现在一张意外的截图里,活成了蜉蝣的模样他和最亲近的人,要么心如死灰要么命若琴弦,瞬间被缴费单劈成两段

生,还是死?供谁生,让谁死更卑微也更坚强的自保,还是共守穷愁熬到油干灯尽?他的眼里只有茫然

没有绝望。这人间,从不给人一个利索他仰朝天空的落寞脸庞,俯视着我们我们内心的死水微澜,映射着命运的真相

2022.5.26

紫琅
诗会